

彰化白沙書院之始末及其基本精神

劉振維

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摘要

白沙書院，乃淡水同知曾曰瑛(1708-1753)，「以彰化設治二十餘年，尚無書院，慮無以為培養人材地，遂捐俸建書院於文廟之西偏」。創建時間是乾隆十年(1745)，迄光緒廿一年(1895)後為日人所毀，前後150餘年，彰化文教因之而起。白沙書院的特色，其一是知縣楊桂森於嘉慶十六年(1811)頒部學規，強調讀書「以力行為先」、「以立品為重」，以及「以成物為急」，顯見書院是以成就高尚人格為首要標的，且學規文字十分白話淺顯；其二，書院山長多以地方具有科考功名的士人擔任，呈顯了在地化的特色；其三，書院負有啟蒙教育之責，在有清正式書院中顯得頗為特別。彰化一地之教化，自白沙書院創建後方大為遷善，文士受其薰陶者不計其數，開創了彰化一地的文教之風，此從其培育出甚多的進士、舉人即可略知一二，顯見白沙書院教育功能。乙未之變，白沙書院成為抗日中心，亦呈顯書院承荷的民族精神。本文區分三部分陳述，一察考白沙書院的創建始末，二從白沙書院學規探討其承荷的基本精神為何，三藉由與白沙書院相關先輩理解書院遺存的意義何在。最後作一結論。

關鍵辭：白沙書院、彰化、臺灣書院、儒學精神、學規

* 本文 2009.02.09.收稿，06.04.通過外審刊登。

前言

書院教育，「係人格教育，知識乃其附從；主要在育成偉大高尚之人格也」¹。僅管如此，書院與科舉考試、爭取金榜之關係是密切不可分的²。「白沙書院」亦是如此。白沙書院創設動機，乃淡水同知曾曰瑛(1708-1753)，「以彰化設治二十餘年，尙無書院，慮無以爲培養人材地，遂捐俸建書院於文廟之西偏」³。白沙書院於乾隆十年(1745)創建，迄光緒廿一年(1895)後爲日人所毀，前後150餘年，彰化文教因之而興。

據統計，有清一代臺籍翰林有3，彰化得其2；進士31，彰化得其8，在全臺進士的比例僅次於臺灣縣（安平縣）⁴。而彰化文教與白沙書院十分密切，顯見書院教育之功效。整體而論，白沙書院的特色有三。其一，知縣楊桂森於嘉慶十六年(1811)頒部學規，強調讀書「以力行爲先」、「以立品爲重」，以及「以成物爲急」等，立下以成就高尚人格爲書院教育的首要標的；此外，學規用字十分白話且淺顯，有利於儒家意念之傳達。其二，白沙書院山長除早期外，多以地方具有科考功名的士人擔任，呈顯出在地化的特色。其三，從學規觀之，白沙書院負有啓蒙教育之責，在有清正式書院中顯得頗爲特別。總的來說，彰化一地之教化，自白沙書院創建後大爲遷善，文士受其熏陶者不計其數，開創了彰化一地的文教之風，顯見白沙書院教育功能。嘉慶十九年(1814)任彰化知縣的錢燕喜，其於〈觀風告示〉中言：「況夫聖化涵濡，白沙院之薰陶已久，繼以人師啓翼，凹餅莊之潤澤方長。」⁵《彰化縣志》於「士習」中亦言，

* 本文曾於「文化傳統與通識教育」學術研討會中發表，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與建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聯合主辦，臺中霧峰。

¹ 李汝和等纂，《臺灣省通志》（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0），卷5教育志制度沿革篇第1冊，頁66下。

² 劉海峰：「書院講學大師和山長基本上是科場得志的進士、舉人，不可能要求學生絕意科名。因此，古代書院並不存在反科舉的特點，而是與科舉盛衰與共的。」見《科學學導論》（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頁178。

³ 周璽，《彰化縣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卷3官秩志，頁101。

⁴ 謝浩，《科學論叢》（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5），頁177、184-186。其詳細考證有二人爲貢士並未經過殿試者，其中蔡鴻章即爲彰化現籍；另有五人被列入臺籍進士者實爲外籍，還有三人無資料可考。清代臺灣計有三位翰林，即道光六年中第的曾維楨、光緒二十四年中第的李清琦及黃彥鴻，前二人籍爲彰化，後者爲臺北府淡水廳。謝浩言：「就臺灣的土地面積和人口數量而言，這已經是很可觀的成就。……進士參與加朝考而成爲庶吉士者，有清一代各科，每科最多不超過五分之一，最少僅十一之一甚或二十分之一也說不定。因爲選庶吉士除了要文章、詩、賦俱佳之外，而且還要書法好才成。易言之，一個生員如果順利通過鄉、會試而選入翰林，最保守的估計，也是一與六位數字相比，無怪乎從前的讀書人要對他夢寐以求了！」見頁177。

⁵ 《彰化縣志》，卷12藝文志，頁427。凹餅莊爲舊地名。

因為白沙與文開兩書院之故，士人「或席豐好禮，或安貧守道，蒸蒸然不僅為科舉之學矣」⁶。顯見白沙書院對於彰化一地文教提升的貢獻甚為鉅大。

本文主旨即在考察白沙書院的始末及其呈顯的基本精神為何。全文區分為三，一察考白沙書院的創建始末，二探討其承荷的基本精神，三藉由與白沙書院相關人員理解白沙書院遺留的意義何在。最後作一結論。

一、白沙書院創建之始末

考文獻所載，提及彰化白沙書院者有三：一是成書於乾隆二十五年(1760)余文儀(?-1782)撰的《續修臺灣府志》，二是成書於道光十年(1830)周璽纂輯之《彰化縣志》，三是連橫(1878-1936)撰《臺灣通史》，記載均十分簡略。余志成書，距白沙書院正式設立僅十五年，是以只有如下數語：「白沙書院：在彰化縣學宮右（即縣義學）。乾隆十年，淡水同知攝彰化縣曾曰瑛建。二十四年，知縣張世珍重修。」⁷《彰化縣志》增言：「（乾隆）五十一年，被亂焚燬，知縣宋學顥改建於文祠之西。嘉慶二十一年，署縣吳性誠釀貲重新，局制較為恢大焉。」⁸連橫以之為據，《臺灣通史》卷 11 教育志中言：

白沙書院：在彰化文廟之左。乾隆十年，淡水同知攝彰化縣曾曰瑛建。二十四年，知縣張世珍重修。五十一年之役破燬，知縣宋學顥乃改建於文祠之西。嘉慶二十一年，署知縣吳性誠重修，規模較大。先是嘉慶十六年，知縣楊桂森議以南門外舊倉改建主靜書院，延師主講，以為貧士肄業之地，勸捐千餘圓，置田生息，後不果建，遂以此租撥歸白沙書院。⁹

今搜尋相關文獻，以儘量呈顯白沙書院創建始末。

按白沙書院始建於乾隆十年，由淡水同知兼攝彰化縣事曾曰瑛於縣學孔廟右建之。之前為彰化縣「義學」，「在學宮右」，「雍正六年知縣湯啓聲置田，以充束脩膏火。乾隆十年署縣曾曰瑛改為書院。」¹⁰按「義學」特性，乃在招

⁶ 《彰化縣志》，卷 9 風俗志，頁 289。

⁷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卷 8 學校，頁 360。

⁸ 《彰化縣志》，卷 4 學校志，頁 143。

⁹ 連橫，《臺灣通史》（臺北：幼獅文化公司，1977），卷 11，頁 222。

¹⁰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福建通志臺灣府》（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頁 248。

收孤寒生童使之識字讀書¹¹。然依丁紹儀於《東瀛識略》指出，義學「非官爲董，率不能成，成亦不久，往往未數年而鞠爲茂草，即基址莫可問矣」¹²，可見義學成效不彰。至曾曰瑛任淡水同知兼理彰化縣事，因彰化設治二十餘年尙無書院，難以培養地方人才，故而捐俸倡改義學爲白沙書院。曾曰瑛於〈白沙書院記〉中云：

余不自量，捐俸百二十金，命縣尉朱江鳩工庀材，創立講堂三間，附於學宮之右。時諸生潘仁、吳學簡、蕭朝宣等聞而踴躍，更共捐二百金整垣治宇，規模略備。計自乙丑年十一月，迄丙寅三月而落成。¹³

倡建書院經費，乃是知縣與士紳共同捐資，經五個月落成，講堂三間。時曾曰瑛「手定規條，撥田租爲師生糕火之費，名曰『白沙』」¹⁴。白沙書院名稱之意，《彰化縣志》記云：

邑之書院名曰白沙，蓋取白沙山川之秀，爲邑治遙拱，主人材蔚起之象。

15

名曰「白沙」，以彰化山川之秀，惟白沙爲冠，取其地以名之。¹⁶

因此，白沙書院乃以地名舊稱「白沙」而命名，當無深義¹⁷。而書院創設目的，旨在培育彰化地方之人才。時曾曰瑛曾題〈白沙書院示諸生（時書院新落成）〉乙詩：

¹¹ 劉顏寧總纂，《重修臺灣省通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卷6 文教志學校教育篇，頁89。其據爲康熙五十二年(1713)上諭：「各省府州縣，令多立義學，延請名師，聚集孤寒生童，勵志讀書。」見崑岡等修、劉啓端等纂，《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396，頁310；收於《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799-814冊。

¹² 丁紹儀，《東瀛識略》（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卷3 學校，頁29。

¹³ 曾曰瑛，〈白沙書院記〉；收於乾隆十二年(1747)六十七之《使署閒情》（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卷4 雜著（二），頁126。

¹⁴ 《彰化縣志》，卷3 官秩志，頁101。

¹⁵ 《彰化縣志》，卷1 封域志，頁11。

¹⁶ 《彰化縣志》，卷3 官秩志，頁101。薛紹元總纂，《臺灣通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列傳，頁488。

¹⁷ 馬肇選疑是紀念明代大儒陳獻章白沙先生(1428-1500)，《臺灣書院小史》（彰化：臺灣省立彰化社會教育館，1971），頁71-72註一。此爲林文龍反駁，見《臺灣的書院與科舉》（臺北：常民文化，1999），頁69-74。

敢因小邑廢絃歌？講苑新開事切磋。誰謂英才蠻地少？由來高士海濱多。
文章大塊花爭發，詩思淵泉水變波。他日應知化鄒魯，好從斷簡日編摹。

18

勉勵院生與懷想未來之情甚濃，期望此地能成為海濱鄒魯，涵化於儒學之中；是可見曾曰瑛抱負匪淺。

乾隆二十四年(1759)，知縣張世珍(1719?-?)重修孔廟，並修學署、白沙書院及明倫堂¹⁹；五十一年(1786)，因林爽文(1756-1788)之役，書院焚毀，知縣宋學灝於五十三年(1788)後「即請發帑營建」，改書院建於明倫堂右側²⁰。嘉慶十六年，知縣楊桂森續修孔廟，欲另建主靜書院未成，而將勸捐千餘圓置田生息，撥歸白沙書院，並頒〈白沙書院學規〉九條，強調「讀書以立行為先」、「讀書以立品為重」、「讀書以成物為急」，以及「讀八比文」、「讀賦」、「讀詩」之內容與方法等²¹。二十一年(1816)知縣吳性誠(?-1825)因「邑內文昌祠、書院舊制陝隘，學署經林逆之亂，許久未建，倡議捐修，費糜鉅萬，民效子來」²²，以士紳林文濬、羅桂芳等董其事²³，於是更新書院格局，規模宏大；格局為爾後鹿港文開書院所倣效²⁴。同時，並於書院之後建立教諭署²⁵。道光二十五年(1845)及二十八年(1848)，彰化發生大地震²⁶，書院或恐受損。徐宗幹(1795-1866)於〈高南卿司馬行狀〉中言：「嗣奉檄返彰化本任（按指道光三十年）。彰邑自前年春後，地大震，學宮、城樓皆圯。至是，次第倡捐修復。」²⁷ 學宮既然受損，於其旁的白沙書院亦不可能完好；對之，使知縣的高鴻飛

¹⁸ 六十七，《使署閒情》，卷2詩（二），頁55。另見《續修臺灣府志》，卷25藝文（六），頁927-928。

¹⁹ 《彰化縣志》，卷3官秩志，頁103。

²⁰ 按宋學灝於乾隆五十三年十一月任彰化知縣。《彰化縣志》，卷3官秩志，頁78。此次書院重修，當受地方邑人歲貢曾玉音襄助。卷8人物志云：「曾玉音，字文璫，嘉慶癸酉歲貢。賦性淳厚，善事寡母。林逆之亂，挈眷避賊，旅次喪母，殯葬盡志，見者咸稱其孝。生平樂施，見義必為……於邑則捐修聖廟、文祠、書院、學署、城寨、倉廩，靡不贊成，多貲弗吝。」見頁246。

²¹ 《彰化縣志》，卷3官秩志，頁143-146。

²² 《彰化縣志》，卷3官秩志，頁105。

²³ 《彰化縣志》，卷5祀典志，頁152。另卷8人物志中云：「林文濬，字金伯，泉州永寧衛人。……克承先志，力敦義學。嘗為宗族母黨，置祀田卹族中寡婦無改適，且為延師教其孤。鄉人德之。在彰尤多建立倡造。縣城改建，文昌閣重新，白沙書院學署新建，鹿港文開書院、天后宮、龍山寺及鹹水港真武、廟各處津梁道路，或獨建、或倡捐，皆不吝多貲以成事。」見頁246-247。

²⁴ 馬肇選，《臺灣書院小史》，頁57。關於文開書院，參筆者〈彰化鹿港文開書院儒學精神之研究〉，刊《朝陽人文社會學刊》，3卷2期，2005.12。

²⁵ 《彰化縣志》，卷1封域志，頁37。

²⁶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清宣宗實錄選輯》（南投：臺灣文獻委員會，1997），頁507、518。

²⁷ 徐宗幹，《斯未信齋文編》（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頁148。

(?-1853)「次第倡捐修復」。道、咸時期，大體而言，就《彰化縣志》的一段記載，或可明瞭白沙書院呈顯了不錯的功效：

彰城舊建白沙書院，鹿港新建文開書院，按月課期，互相濯磨，以上副國家養士之隆、右文之化。或席豐好禮，或安貧守道，蒸蒸然不僅為科舉之學矣。²⁸

至同治元年(1862)，因戴潮春(?-1863)之亂，攻陷縣城，改白沙書院為應天局，作為向民間抽銀、派飯之機構²⁹；書院功能自是停頓。光緒年間，書院由進士施士洁(1855-1922)、丁壽泉(1846-1886)、蔡德芳(1824-1899)、蔡壽星等先後掌教，書院運作當是順暢無礙的。乙未之役，舉人施仁思(1858-1897)等曾於白沙書院設籌防總局，自主抗日³⁰。至日人據臺，孔廟被充作警察署，明治三十年(1897)改設彰化公學校（今中山國小前身），並以文昌祠、白沙書院作為寄宿生宿舍，大正五年(1916)書院撥充為彰化水道事務所³¹，復於大正十二年(1923)藉「市街改正」之名，拆毀各地舊建築，白沙書院主體自此消失³²。鹿港秀才洪棄生(1866-1929)〈過彰化東郭廢公園感賦〉詩中云：

風景依稀是白沙，畢逋今集海東鴉；夕陽未覺蕪城恨，春去春來照落花（自注：彰化本白沙地，故前有白沙書院）。³³

書院至此已然無存。

綜上所見，創建於乾隆十年的白沙書院，於乾隆末年時曾焚燬一次，未久重建，並於嘉慶二十一年再次重建後規制即已固定，日後即無大規模整修之紀

²⁸ 《彰化縣志》，卷9 風俗志，頁289。

²⁹ 《臺灣通史》，卷33 列傳五，頁885；林豪(1831-1918)，《東瀛紀事》（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卷上，頁5。

³⁰ 吳德功(1850-1924)云：「……即於白沙書院設籌防總局，請林文欽、施仁恩、莊士哲、許肇清、林朝選、吳鴻藻、王學潛等臺灣紳士輪值常川辦事，議抽米厘並什稅充餉。」見《讓臺記》（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頁47。《鹿港鎮志》言舉人施仁思，「割臺之初，臺中知府黎景嵩，集臺灣、彰化、雲林、苗栗四縣士紳集會，商議共禦日軍。並在彰化白沙書院設籌防局，無人敢與其事，仁思挺身而為佐理，其勇毅膽識誠有過人之處」；見吳文星，《鹿港鎮志·人物篇》（彰化：鹿港鎮公所，2000），頁42。

³¹ 杉山靖憲編，《臺灣名勝舊蹟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頁424。

³² 林文龍，《臺灣的書院與科舉》，頁68-69。言主體消逝，乃因白沙書院時尚餘殘宇，如今亦拆除之。

³³ 洪棄生，《寄鶴齋選集》（臺北：臺灣銀行，1972），詩選（三），頁364。

錄。歷年來，除民變影響外，從現存文獻觀之，白沙書院的運作當是十分順暢的，惜無其他文獻佐證。

關於白沙書院的行政組織，據稱設山長（又稱山長）、四名董事、租丁、院丁等，書院的山長及董事由民間推薦，彰化知縣任命；年度經費決算，由董事向知縣報告，接受官府監督；設有官課及師課³⁴。《彰化縣志》言：「書院動支費項，每年就戶總經管，收取學租銀二百零一兩二錢，繳送在署。書院經管書，按月填簿請領，發給膏火。其費用不敷，系本縣捐俸發給料理。」³⁵由是觀之，白沙書院屬縣級官憲書院。至於白沙書院的運作，《臺灣私法》曾有如下的記載：

本書院在歲考、科考之年舉辦七次，其他之年舉辦十次官課及師課，官課在二日，師課在十六日。而以生員的前十二名為內課生，每人賞給膏伙銀二元四角，其次的二十名為外課生，每人賞給膏伙銀一元二角，童生的前二十名為內課生，每人賞給膏伙銀一元二角，其次的四十名為外課生，每人賞膏伙銀八角，其餘為附課生而不給賞。此名次在年初的官課決定後一年間不變更。官課的獎金稱為花紅，由知縣賞給。據說花紅賞給十名，而生員內課生一元至四元，童生內課生一元至二元。另以經費剩餘補助鄉試應考者的旅費。³⁶

書院每月官、師各試一次，乃是臺灣縣級以上書院的通例，最終目的自在科考金榜上的題名。另從書院學規「作全篇以上者之學規」、「作起講或半篇之學規」、「六、七歲未作文者之學規」等來看，白沙書院對於教育對象是有作程度上的區隔的，同時亦收有六、七歲的兒童，如是情形在整個清代而言是十分特殊的³⁷。這是白沙書院運作上的一項特色。

³⁴ 《重修臺灣省通志》，卷 6 文教志學校教育篇，頁 129；許雪姬總策畫，《臺灣歷史辭典》（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4），頁 268。

³⁵ 《彰化縣志》，卷 3 官秩志，147。

³⁶ 臺灣臨時舊慣調查會編、陳金田譯，《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調查第三回報告書臺灣私法》第一卷（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0），頁 533。後簡稱《臺灣私法》。

³⁷ 陳谷嘉、鄧洪波於《中國書院制度研究》（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中云：「從以上的規定中，我們不僅可以看到，白沙書院一院之中有三個不同層次的學生肄業，而且還發現，這所縣級書院中招收六七歲的兒童學習，或許還可以說院中肄業者成年占少數，這在縣級書院中是較為少見的，只能以邊疆地區情況特殊來作解釋。」見是書頁 61。

其次，書院運作是否順暢，除督導官員與山長盡心負責外，自與書院經費是否充裕之維繫密切相關。《臺灣私法》的紀錄已然告訴我們，白沙書院的經費應是非常充裕的。白沙書院經費用於給予生員膏火，補助鄉試應考旅費，支付山長、董事、租丁及院丁薪俸，書院維修、紙筆蠟燭等其他雜項開支之外，更特別是得經援各地的義學。同治十二年(1873)起任彰化知縣的朱幹隆，所撰〈白沙書院章程〉即提供了書院經費的來源，而且可以支援南北投義學³⁸。由是觀之，白沙書院經費運用是十分可觀的，《臺灣私法》說：

本書院的基本財產有年收穀二千三百三十一石的水田、浮復地及租銀四百元的魚塢、瓦厝等，其中有人民捐獻、主靜書院撥入的財產及充公的土地。主靜書院由知縣楊桂森創於嘉慶十六年，後來歸廢而將全部財產歸於本書院，充公土地大部分是廖案抄封地。³⁹

是以白沙書院經費區分三個部分，一是人民捐獻，二是充公土地，三是由主靜書院撥入的財產。人民捐獻者如乾隆某年業戶張振萬名下張達京捐貓霧揀保下則田一段，實徵租銀六十兩；又如邑人吳洛，乾隆十五年(1750)歲貢：「其尊祖敬宗，收族篤親之誼，有加無已。如在泉修府學大成殿、明倫堂，充清源書院租。在台充海東、南湖書院租，在彰充白沙書院租；及捐建學宮之類，凡有義舉，罔弗贊襄。」⁴⁰又光緒十年，南投紳士吳朝陽，亦捐水田二十三甲、租七百三十八石予白沙書院⁴¹。是可見地方士紳無私奉獻。充公土地有雍正六年(1728)知縣張啓聲設置義學之院租，亦在貓霧揀保，計下則田五十九甲八釐零，實徵租銀一百四十一兩二錢一釐零⁴²。乾隆十年書院初設，曾曰瑛即「復查出學田五十二甲六分，年收餘租銀六十六兩七錢二分；又續墾田九甲，

³⁸ 見劉枝萬，《南投縣教育志稿》（南投：南投縣文獻委員會，1960），頁15-16。《臺灣私法》亦說：「（書院）租穀除支付山長、董事、租丁、院丁薪俸及一切經費外，贈與城內南門義學及北門義學各八十兩，北門外義學、寓鰲義學、犁頭店義學、北投義學各六十兩，南投義學一百二十兩。」見頁533。唯此支援，至光緒十四年(1889)告終。《南投縣教育志稿》云：「或云，由於成立臺灣縣，新設宏文書院，挪用學租，撥給租谷一千二百八十石，以致向受白沙書院補助束金之八義學，經費無著，遂不得不停辦。」見頁16。

³⁹ 《臺灣私法》，頁533。

⁴⁰ 《彰化縣志》，卷8人物志，243。

⁴¹ 劉枝萬，《南投縣教育志稿》，頁14-15。

⁴² 《彰化縣志》，卷3官秩志，147。

年得租穀五十四石：陳明大吏，均撥歸書院，爲師生膏火」⁴³。另尚有額徵大肚東保學田租銀，作爲白沙書院官課花紅費用⁴⁴。而知縣朱幹隆任內，曾將廖有富一案抄封田租作爲書院教育及社會公益事業，其云：「因藉廖匪田租，以爲書院膏火、義學、義倉、義渡經費，請於大府。……余即捐廉以爲倡，邦人士咸踴躍輸田租，傾囊以襄事，於是書院、義學、義倉、義渡、育嬰諸善政，得以先後興焉。」⁴⁵關於主靜書院，乃知縣楊桂森於嘉慶十六年建，後未成，由道光十六年(1836)知縣李廷璧將其租撥歸白沙書院⁴⁶。諸此記載，說明了白沙書院的經費來源是十分穩固的。

至於書院甚爲重要的藏書功能，白沙書院未見文獻上的紀錄，或其緊臨學宮與之共享，亦未可知；亦或可能因戰亂改隸而消逝。

白沙書院創建始末及其基本規制大體如上所述，而其基本精神最主要具體呈顯於知縣楊桂森頒部的〈白沙書院學規〉以及書院歷任山長的行舉之中，茲論述於下。

二、白沙書院的基本精神

書院精神，具體呈顯於文獻上則以章程與學規爲荷。白沙書院創建者曾曰瑛，據載曾「手定規條」，惜今未見。至嘉慶十六年，知縣楊桂森頒部〈白沙書院學規〉九條中，則具體呈顯了白沙書院的精神，茲引述如下：

讀書以力行為先：聖賢千言萬語，無非教人孝順父母，尊敬長上。父母，吾根

⁴³ 《使署閒情》，卷4 雜著（二），頁126。

⁴⁴ 《彰化縣志》云：「額徵大肚東保學田，每年學租銀：二百零一兩二錢零二毫。支給本城內白沙書院束脩膏火紙筆花紅費用。每年不敷，縣官捐墊申報。」見卷6 田賦志，頁186。

⁴⁵ 劉枝萬，《南投縣教育志稿》，頁15。

⁴⁶ 依《彰化縣志》，嘉慶十六年知縣楊桂森將一倉廩移建城內，「議改建主靜書院於此，後不果」；又云「今邑令李，將此租撥歸白沙書院」。按周璽撰縣志於道光十二年出版，考當時知縣當爲李廷璧。至於主靜書院何以運作不彰，未見文獻說明。分見卷2 規制志，頁39；卷4 學校志，頁148；卷3 官秩志，頁80。至於主靜書院財產，《縣志》云：「一、民人李榮、史順、林元等，共捐銀一千元，買置戴桂壽茶亭會三圳墟田三段，共三甲零三釐一絲六忽。帶竹圍一所，瓦房四間，草房七間。又五里徑田三段，共三甲零四釐八毫三絲六忽。二共田六甲零七釐八毫五絲二忽，年應納正供穀六石三斗零八勺。又納耗羨銀三錢二分三釐三毫，又納勻丁銀二錢六分三釐六毫。又應納大肚中北社番通事大宇漢泰隘口糧粟一十四石九斗二陞四合八勺。又應納藍日晃大租粟五石零四陞六合四勺。俱系耕佃自完外，實納書院租粟一百六十石。早晩季自運到倉完納，以爲書院師生束脩膏火之用。其竹圍房屋，付佃居住。按：楊邑令議建主靜書院，捐充此租以爲經費，後不果建。今邑令李，將此租撥歸白沙書院，每年加徵粟一百六十石。」卷4 學校志，頁147-148。

本也：兄弟，吾手足也。凡讀一句孝弟之書，便要將這孝弟事，體貼在自己身上。古人如何孝弟，我便照依學將去。始初勉強，漸漸熟習，自然天理融洽，自己也就是聖賢地位。所謂人皆可為堯舜也，切無視道高為遠，自己菲薄。又切不可囫圇空讀書籍，不留心體貼，致失聖賢立教之旨。

讀書以立品為重：立品莫如嚴義利之辨，試思伯夷、叔齊，何以能留芳千古？不過於義利辨得明，雖餓死而不改其節，所以傳也。讀「雞鳴而起」一章，要想到舜、蹠之辨。有一念爭財謀利之心，便是盜蹠；有一念矜名重節之心，便是聖賢。若口讀詩書，心想銀錢，是盜蹠也。要占便益，只顧自己，亦是盜蹠也。欲嚴義利，莫如忍、莫如讓。如窮苦，要忍得住，毋去騙人、磕人錢財、田產，且讓一番，不可爭競。總是我輩念書，要將氣骨撐得住，毋為銀錢所害，便是身立千仞之上。即如秀才、童生，有一個鄉民，送你二百錢，做一張呈子，斷斷不可做，此就是能嚴義利，舉此而推，萬事可例也。

讀書以成物為急：讀書不是單管自己的事，譬如我能孝弟，那些不讀書人，不知孝弟者，都要我去勸導他。見他孝順父母，要誇獎他；見他忤逆父母，要婉言勸戒他；見他爭財爭利，要把聖賢道理解他。見他爭才爭利，要把聖賢到理解他。見他纔曉得古今興亡得失忠佞之辨，自己便有決斷、有把持。

讀八比文：成化之渾穆，正、嘉之深厚寬大，隆、萬之架取機法，啟、禎之精奧透闢，國初之瑰偉雄壯，要辨得體段出來。凡讀一家，要辨明一家眉目。畢竟規模氣象，各有互異，不可粗心囫圇讀去。

讀賦：三都、兩京、子虛、上林，雄厚麗則之正規者。律賦始於唐，亦莫精於唐，宋人賦則單薄矣。讀者於古賦、律賦，俱要尋求正路，不可扯雜。

讀詩：五古要讀漢、魏、六朝，七古要讀杜甫、溫庭筠，五、七律要讀初唐，五、七排律莫盛大於本朝制作明備之時，亦多士之幸者，其勉之。

作全篇以上者之學規：如上燈時，讀名家新文半篇、舊文一篇、漢文十行、律賦二韻、五排詩一首。讀熟畢，再將次早所應佩背之四書、經書，本本讀熟，登於書程簿內，方可睡去。次早，將昨晚所讀之文章、詩賦、四書、經書，誦朗熟詠，務須讀得極熟，抬去先生講案，逐本背誦。既背後，學晉、唐法帖百字。寫字後，看書二章，約二十行，經書約二十行，有疑義問先生。疑既晰矣，須掩卷，在先生講案，將所看四書、經書，添虛字、活字於白文，順義講去。既講後，抄大家文、古文、賦、詩各一篇。抄畢，請先生講解，然後散學。晚

間念書如前功，次早仍照前功背誦。既背後，請先生命題，須將題義細求其所以然，尋其層次，尋其虛實，然後布一篇之局，分前後、淺深、開合而成篇，務須即日交卷。交卷後散學，仍夜讀如前功。凡單日講書，凡雙日作文，此方有效。其所讀之經書，須本數分得多，篇數撥得少，行數讀得少，如詩經分作五本讀，每本每日讀三、四行即可也。

作起講或半篇之學規：早午晚之學規，及單日講書，雙日作文字，仍如作全篇者之學規。

六、七歲未作文者之學規：先教之以讀「弟子職」，使之灑掃、應對、進退、起坐之禮。其所讀書，務須連前三日併讀。仍須多分本數，一本不過二十篇；每本每日讀至五行，使一本書於一個月內外迴頭，便易熟，并題須隨讀隨講。其寫字，先學寫一寸以上之大字。其讀四書，讀起時，即連細註并讀。凡讀詩經、書經、隨章添讀小序。其答經中註解，擇其解字者讀之，不過十分取一二也。學庸註全讀，論語註讀十分之七，孟子註讀十分之五，經註讀十分之一二。蒙以養正，聖功也，果行育德，其毋忽！

此則學規，前三條「讀書以力行爲先」、「讀書以立品爲重」及「讀書以成物爲急」，說明讀書在於以人格教育作爲標宗；中三條「讀八比文」、「讀賦」、「讀詩」，爲讀書作文之內容與學習指導方針；後三條「作全篇以上者之學規」、「作起講或半篇之學規」、「六、七歲未作文者之學規」，乃是白沙書院對教育對象作程度上的區隔。由「作全篇以上者之學規」中，得看出院內生員一日的作息以及學習課表，施行「單日講書，雙日作文」的教學制度。由「六、七歲未作文者之學規」觀之，白沙書院是負有地方啓蒙教育的功能。從文字用語上看，〈白沙書院學規〉頗爲口語，內容深入淺出，是爲其一大特色。如「讀書以力行爲先」，強調聖人立教在於「孝順父母，尊敬長上」，讀書即是體貼此義，開始勉強，但漸漸熟習後便自然天理融洽。此是延續《論語》指出「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學而〉）的聖人立教，但卻是藉由簡俗口語傳布。何以如此？乃與當時彰化民風相關。

道光十年知縣李廷璧〈捐修聖廟禮樂器序〉中即云：「夫彰民之好武也，釁起睚眦，而分類鬪爭；其相怨相仇，亦幾沿爲風俗。」⁴⁷ 好武的分類械鬪情形十分嚴重。

⁴⁷ 《彰化縣志》，卷 12 藝文志，頁 421。時械鬥之事不時發生，原因是小隙或流言而引起，周璽於縣志中即記載了乾隆四十年泉漳民分類械鬥，「適泉人與漳人同賭，因換呆錢起卹，始僅口角，繼則鬪毆，終釀械鬪巨禍……雖素無睚眦之怨者，亦如不共戴天之仇……嗣後平定，辦理極嚴：漳人有武舉

《縣志》作者周璽，於道光六年(1826)三月任知縣，四月即因閩粵分類被議革職⁴⁸，可見好武械鬪風氣之一般。曾曰瑛於〈白沙書院記〉中亦言，其地其時，「惟是風俗未淳，教化有待」，所以說「夫欲昌明大道、丕變民風，設教須自上始」⁴⁹。故周璽於《縣志》「風俗」的前言裡說道：「必有教化而後有人心，有人心而後有風俗。人心風俗，相為表裏；而原於教化，則所以移風易俗者亟矣。」⁵⁰ 又於「學校」前言云：「學也者，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堯、舜之所以治，孔、孟之所以教，不外乎此！」⁵¹ 白沙書院顯然承荷著如是移風易俗的重責大任，故自人倫入手。人倫首在孝悌，是以楊桂森言：「尊孔子當能學孔子之實功。實功若何？孝弟是也。真意若何？敬和是也。能孝能弟，能敬且和，彰邑民億載皆平康矣。」⁵² 故學規舉「凡讀一句孝弟之書，便要將這孝弟事，體貼在自己身上」，依之好武鬪爭之氣自可消弭。

接此，立「讀書以立品為重」，強調人心主宰，嚴義利之辯，強調人心一念之間，「有一念爭財謀利之心，便是盜跖；有一念矜名重節之心，便是聖賢」，自我主宰，自我作聖，「我輩念書，要將氣骨撐得住，毋為銀錢所害，便是身立千仞之上」；並以伯夷、叔齊雖餓死不改其節為例⁵³，因其於義利上辨得明確並具體施行，所以事蹟源遠流傳。「讀書以成物為急」，乃在引入經世濟民之思想，指出讀書不單只是自己事，更負有導正風氣之重責：「譬如我能孝弟，那些不讀書人，不知孝

許國樑者被控正法，以身棄市，泉人謝湊等並立決示眾」；嘉慶十一年(1806) 泉漳民分類械鬥，因漳人入鹿港，與轎店小夫惡與相詆，衝突遂起，「自是各處奸徒並起，互相焚殺，數月不休。而最慘者，惟沙轆一帶泉人，望風而遁，渡海溺死，及被沿途截殺，不可勝計……嗣後辦理，歸之於匪煽惑，令漳泉紳士，各將平時著名賊匪，拏出究辦，分別斬決，發遣結案」；嘉慶十四年(1809) 泉漳民分類械鬥，乃因起卹械鬥，匪徒乘勢劫掠，遂復起事，焚殺不止。迨早稻登場，莊民各思回莊收穫，始復平定」；以及道光六年閩粵奸民分類械鬥，因竊豬起卹鬥狠而起，匪徒散播謠言，謂是閩粵分類，「匪徒乘勢，糾黨劫掠，集眾焚沙……（員林）小莊居屋，被焚過半……內山葫蘆墩等處，則互相焚殺，不可復制。沿至大甲溪以北，淡屬閩、粵，亦皆分類焚殺……嗣以邑令王衍慶，辦理得宜，乃獲安靜」。故周璽喟嘆：「乃昔日祇分泉、漳，邇來又分閩、粵，人心之變遷莫測，亦若滄桑之變幻難知也。」見縣志卷 11 雜識志，頁 363、382-383。

⁴⁸ 參《彰化縣志》，卷 3 官秩志，頁 80。又周璽自言：「余於道光丙戌權篆斯邑，未彌厥月，即值閩粵分類，被參罷職。」見《彰化縣志》「自序」。

⁴⁹ 《使署閒情》，卷 4，頁 125。

⁵⁰ 《彰化縣志》，卷 9 風俗志，頁 279。

⁵¹ 《彰化縣志》，卷 4 學校志，頁 113。

⁵² 楊桂森，〈制聖廟禮樂器記〉；《彰化縣志》，卷 12 藝文志，頁 450。

⁵³ 伯夷、叔齊恥食周粟，餓死首陽山之孤義一事，孔子言：「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論語·公冶長》）「求仁得仁，又何怨乎？」（《論語·述而》）並稱「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論語·微子》），孟子稱其為「聖之清者也」（《孟子·萬章下》）。司馬遷(135-90 B.C.)於《史記》立「伯夷列傳」。事見《史記》，卷 61，頁 2121-2129；收於北京中華書局，《二十四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第 1 冊。

弟者，都要我去勸導他。」是為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之踐履。

「讀八比文」，內容乃濃縮臺灣道覺羅四明〈勘定海東書院學規〉之「正文體」條⁵⁴，旨在明白各類文體與規模氣象，不可囫圇吞棗；「讀賦」、「讀詩」之要求亦然。最後三條則要求學子讀書進程，熟讀、背誦、講書、作文，總歸一句話——熟能生巧。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六、七歲未作文者之學規」中指出：「學庸註全讀，論語註讀十分之七，孟子註讀十分之五，經註讀十分之一二。」可見重《四書》先於《五經》，並強調註解，自是以朱熹(1130-1200)《四書章句集註》為荷。並云「蒙以養正」，重視啓蒙教育之重要，於此可見。

〈白沙書院學規〉的另一特色，依論者研究，乃是包含大學規與小學規，前三條可視為「大學規」，後三條可視為「小學規」⁵⁵。按朱熹即曾區分「大學」與「小學」的內蘊，指出：「小學是直理會那事；大學是窮究那理，因甚恁地。」「小學者，學其事；大學者，學其小學所學之事之所以。」「小學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處友等事，只是教他依此規矩做去。大學是發明此事之理。」⁵⁶ 〈白沙書院學規〉之「力行為先」、「立品為重」及「成物為急」，即是讀書之理，而「作全篇以上者之學規」、「作起講或半篇之學規」、「六、七歲未作文者之學規」三條，只是教其熟讀、作文之事。如是觀之，論者所述，甚為深刻，亦可見及楊桂森之苦心。論者稱：「該學規打破歷來傳統，代以口語化的文字，侃侃而談，深入淺出，不厭其煩，務其使肄業生童易於接受為原則，這是其最大特色，對於各地書院教育影響深遠。」⁵⁷ 誠然，〈白沙書院學規〉不僅是白沙書院的為學標宗，亦影響了臺灣其他地方的書院教育，例如位於南投的藍田書院與登瀛書院，「可能」循用白沙書院學規為依傍⁵⁸；又

⁵⁴ 〈勘定海東書院學規〉，見《續修臺灣府志》，卷8學校，頁358。

⁵⁵ 陳昭瑛，〈道東之傳：清代臺灣書院學規中的朱子學〉；收於楊儒賓主編，《朱子學的開展——東亞篇》（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02），頁91-96。

⁵⁶ 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7，頁269；收於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14-18冊。

⁵⁷ 黃新憲，《臺灣的書院與鄉學》（北京：九州出版社，2002），頁69-70。

⁵⁸ 《南投縣教育志稿》（南投：南投縣文獻委員會，1945）云：「（白沙書院學規）語多淺白，諄諄剴啓，跡近訓蒙，則南北頭兩義學學規，可能循之，於是初等教育稍具規模。」（道光年間）南投義學乃改為藍田書院，北投義學乃為登瀛書院。……雖改稱『書院』，內容實是一堡之『義學』，僅以官准聘教師，而與普通義學稍異耳。……惟其學規，可能仍循白沙書院也。」見是書，頁7、8。「藍田書院，在雲林縣轄南投街。道光十一年南投縣丞朱懋，延請南北投、水沙連兩堡士庶議建書院，乃以生員曾作雲、管俊升等董其事。十三年成，內祀朱子為講堂，旁為齋舍，費款四千一百餘圓。眾又捐款置田，延聘山長，以為膏火諸費。」見《臺灣通史》，卷11教育志，頁222。「登瀛書院，道光二十七年由職員洪濟純、生員洪鐘英及總理莊文蔚發起，以民間款建於南投廳北投堡新庄。光緒九年由李定邦、林錫爵、簡化成等重修。至日據初期則僅存正殿而已。……本書院不以考試為目的，故不但沒

宜蘭仰山書院，綜合覺羅四明〈勘定海東書院學規〉及〈白沙書院學規〉，取白沙書院者為「讀書以立品為重」、「讀書以成物為急」二則作為學規內容⁵⁹。

白沙書院對彰化文教的影响十分甚大，乾隆二十三年(1858)任彰化知縣的張世珍，於〈重修邑學記〉中指出：

（夫子廟）右為白沙書院，列宮牆之側，絳帳青燈，書聲徹夜，又其相附而成者也。……源頭活水，紫陽之詩也。君子之學，觸物能通，頭頭是道也。……所期諸生，體大聖示教之意……篤志力學，以培其基，正誼明道，以定其趨，求至聖賢之域，以要其歸，學問裕而經濟成，由是掇巍科，膺大任，上副天子側席之求，以鼓吹乎休明。⁶⁰

是見白沙書院與孔廟學宮相輔相成。同時指出朱熹地位，「源頭活水，紫陽之詩也」⁶¹，以之勸勉學子觸類旁通，活絡學習，並以人格養成作為篤志力學之基礎，以正誼明道作為人生行舉之歸向，力求達到聖賢之境，如是自能「學問裕而經濟成」，得成己成務，是以藉由科考擔任官吏，展現聖賢抱負。因此，白沙書院教育當如學規所指出的一般，是以人格養成作為第一要務的，為學標宗仍是以朱熹學思為荷的儒學精神。考道光三年(1823)，知縣杜觀瀾立有「正道明誼」一匾，並題白沙書院一楹聯：「祝懷皇右之英，立言立功還立德；置身名教之地，希賢希聖更希天。」⁶² 立德、立功、立言，是《左傳》標示的人生三不朽⁶³；希賢、希聖、希天，是理學開山祖周敦頤濂溪先生(1017-1073)的人生想望⁶⁴。此延續了張世珍揭櫫白沙書院的儒學基本精神，亦標舉了於白沙書院為學的標的。又嘉慶十九年(1814)任彰化知縣的錢燕

官試，亦與官府無關。」見《重修臺灣省通志》，卷6 文教志學校教育篇，頁127。

⁵⁹ 陳淑均，《噶瑪蘭廳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卷4 上學校，頁143-147。關於仰山書院，可參筆者，〈宜蘭仰山書院之始末及其基本精神〉，刊《漢學研究》，22卷1期（總號44號），2004.06。

⁶⁰ 《彰化縣志》，卷12 藝文志，頁447-448。

⁶¹ 朱熹此詩題為〈觀書有感〉，云：「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2，頁286；收於《朱子全書》，第20-25冊。

⁶² 見《臺灣名勝舊蹟志》，頁434。「『置』身名教之地」，作「『東』身名教之地」，當誤。匾上注明「道光癸未年葭月穀旦，彰化知縣杜觀瀾敬書」，道光癸未年即道光三年。

⁶³ 語出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見孔穎達(574-648)，《春秋左傳正義》，卷33，頁24。此據臺北藍燈文化公司複印重刊宋版《十三經注疏》，第6冊。

⁶⁴ 語出周敦頤《通書·志學第十》：「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胡寶瑔編，《周子全書》（臺北：武陵出版社，1990），卷8，頁146-147。

喜，於〈觀風告示〉文中指出，「況夫聖化涵濡，白沙院之薰陶已久，繼以人師啓翼，凹餅莊之潤澤方長」，「是以見精神疊於山川，科目爭光於日月」⁶⁵，顯見彰地文風逐漸茲長，與白沙書院十分相關。又道光六年考選翰林院庶吉士的「開臺翰林」曾維楨，便是出身於白沙書院的⁶⁶。

總之，書院之建在於興文教、立人才，白沙書院初創於曾曰瑛於〈白沙書院記〉中即立下了如是精神：

考之周禮：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孟月屬民讀法。蓋政本以教為先，誘掖獎勸以導之、從容涵詠以待之，非可徒恃法制禁令，亦非可苟且責成旦夕也。竊怪今之學者，讀書不窮義旨，崙以帖括為工，德行廢而弗講；安望行修名立，化於鄉里、施於政治哉！吾願多士宅心詩書道德，潛修實踐，勿事浮華，以為發政施令之基。其薰陶培養，則又賴於後之君子。爰書以為記。⁶⁷

於此指出政以教為先，而教必須勸誘引導、從容涵詠，無法強制，亦不可能旦夕有成，更強調部分學習者徒以科考為是，讀書不明其旨，荒廢德性，如是怎能託望行修名立，化於鄉里，施於政治？故期勉白沙書院諸生，「宅心詩書道德，潛修實踐，勿事浮華，以為發政施令之基」，同時又賦予山長之責，「其薰陶培養，則又賴於後之君子」。而白沙書院教化之呈顯，在鄉先輩的行誼之中朗朗呈現。

三、鄉先輩之行誼集範

白沙書院一如臺灣其他書院一樣，在地方官員與鄉里士紳的通力合作下，運作與發展較為良善。地方官學或考課勤奮，或捐俸整建，不餘遺力，這是臺灣書院發展的一大原因。如創立書院的江西南昌人的曾曰瑛，以監生任淡水同知兼彰化知縣，建白沙書院，書院「落成時，為師以示諸生，感德至今不忘」，

⁶⁵ 《彰化縣志》，卷 12 藝文志，頁 427。

⁶⁶ 林文龍說：「考《彰化縣志》卷三官制列傳云：『吳性誠（注：誤將「性」作「惟」）……（嘉慶二十一年正月），署彰化縣事。……課士有知人之目，所首拔者，登科第，入詞垣。』而詞垣一詞原係翰林院的別稱，因道光年間曾維楨為彰邑唯一入翰林院者，故可確知渠亦曾肄業白沙書院，於知縣吳性誠課士時，經『首拔』者。」見《臺灣的書院與科舉》，頁 83-84 註六。《漢語大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1）云：「詞垣，詞臣的官署，如翰林院之類。」見 11 卷，頁 122。可證。

⁶⁷ 《使署閒情》，卷 4，頁 125。

「所至皆孜孜以造士爲懷，彰化文教之興，其權輿於此乎」⁶⁸。重修書院的張世珍，陝西臨潼人，「修學署、書院、明倫堂，鳩工庀材」，皆力任之而不憚煩⁶⁹。又如重建書院的宋學灝，鑲黃旗漢軍舉人；頒部學規的楊桂森，雲南石屏州人，均對白沙書院作出甚大的貢獻。楊桂森還曾說：「……紳士等請修主靜書院，培植人文，其籌備束脩膏火，卑職應行倡成，以期海外文風蒸蒸日上，庶無負大人造士作人至意！」⁷⁰ 任事兢兢業業，與〈白沙書院學規〉一併觀之，顯見先賢用心至極。此外，嘉慶元年(1796)任彰化知縣的胡應魁(?-1807)，江蘇丹陽人，「校士矢公矢慎，書院按月課試，躬爲評隲，時以育才爲心，所拔者多名下士」，「積勞成疾，遂卒於官」⁷¹；二十一年任知縣的吳性誠(?-1825)，除視拔如曾維楨外，「鄉會兩試，輒分廉俸以助貧士資斧；度歲亦有饋遺，士感其惠」⁷²；道光二十八年任知縣的高鴻飛，江蘇高郵州人，「彰民好訟，人命多株連，得其情，盡摘釋之，無留獄。邑有白沙書院，倡捐置經費，充當膏火。自是肄業者日眾，而文風益振」，但其於李石之亂中過世，「覓獲殘骸歸殮，百姓哀號之聲遍野，士民設位於白沙書院哭之」⁷³。諸此等等。正如論者所言：「促成臺灣書院發展的原因很多，其中一條重要的原因是：地方官員對書院創辦及正常的教育活動給與極大關注。」⁷⁴

除地方官外，地方士紳之奉獻捐資亦是促成書院發展的重要原因，白沙書院亦是如此。如曾曰瑛倡建白沙書院之時，「時諸生潘仁、吳學簡、蕭朝宣等聞而踴躍，更共捐二百金整垣治宇，規模略備」；乾隆十五年(1750)歲貢的吳洛，居邑治東門街，「在臺充海東、南湖書院租，在彰化充白沙書院租；及捐建學宮之類，凡有義舉，罔弗贊襄」；嘉慶十八年(1813)歲貢的曾玉音，「生平樂施，見義勇爲」，「於邑捐修聖廟、文祠、書院、學署、城寨，倉廩，靡不贊成」；嘉慶年間「克承先志，力敦義舉」的林文濬，「縣城改建、文昌閣重新、白沙書院學署新建，鹿港文開書院、天后宮……或獨建，或倡捐，皆不吝多貲以成事」。正是有熱心官員與鄉紳的奉獻，白沙書院方能運作順暢。

⁶⁸ 《彰化縣志》，卷3 官秩志，頁101。

⁶⁹ 《彰化縣志》，卷3 官秩志，頁103。

⁷⁰ 楊桂森，〈請建豐盈倉牒〉；《彰化縣志》，卷12 藝文志，頁400。

⁷¹ 《彰化縣志》，卷3 官秩志，頁104-105。

⁷² 《彰化縣志》，卷3 官秩志，頁105。

⁷³ 〈高南卿司馬行狀〉，頁148。

⁷⁴ 黃新憲，《臺灣的書院與鄉學》，頁49。

除此之外，書院山長更是使書院富有生命的靈魂人物。白沙書院可考之山長如下。一是乾隆十年白沙書院初創，曾曰瑛「延明經王君宗岱入院掌教」，然事蹟不明⁷⁵。二是乾隆五十一年由知縣張貞生聘任胡遠山，浙江人，歲貢生，「適林爽文攻陷縣城，遠山因言語不同，賊疑為有司官也，並執之；罵賊不屈死，附祀忠烈祠」⁷⁶，留下身教典型、忠義典範。三是道光六年(1826)因閩粵械鬥被免職周璽，字琢堂，廣西臨桂人，嘉慶四年進士，因鹿港同知鄧傳安而受聘為臺南崇文書院，並於七年任白沙書院山長，道光十年受知縣李廷璧命總纂《彰化縣志》，於白沙書院講學數年⁷⁷。四是道光二十八年(1848)由知縣高鴻飛聘任的廖春波(1797-1855)，字澹如，號闕文，彰化鹿港人，道光五年拔貢，其以詩、古文辭課士，高知縣亦時蒞講席，為言四始六義之教，間及唐、宋、明、清詩體，影響了彰化一帶學風，培育名人如「開臺翰林」的曾維楨⁷⁸、爾後亦主講白沙書院的蔡德芳與陳肇興(1831-?)，以及其他名士陳捷魁、廖景瀛等人；另曾參與分纂《彰化縣志》⁷⁹。五是同治八年的陳肇興，字伯康，號陶村，臺灣府彰化縣人，咸豐三年(1853)入邑庠，補廩膳生，從鹿港拔貢廖春波讀書於彰化白沙書院，八年(1858)中舉，所居為古香樓，讀書詠歌自娛。同治元年(1862)戴潮春起事，拒戴氏，遁入武西堡（今南投縣集集）牛牯嶺山中。集集民番雜處，不讀書，肇興竄身其間，激以義，聞者感動。夜秉燭賦詩，追悼陣沒之士，題為《咄咄吟》。同治三年(1864)事平，返回鄉里，設教於里，後掌教書院。著有《陶村詩稿》六卷，併《咄咄吟》二卷合刊；門生有楊馨蘭、楊春華、吳德功、許尚賢等，多為俊才之士⁸⁰。與蔡德芳、曾惟精、廖景瀛

⁷⁵ 《使署閒情》，卷4，頁126。

⁷⁶ 《彰化縣志》，卷3官秩志，頁111。按張貞生於乾隆四十八年四月就任知縣，四十九年九月離職，故胡遠山為白沙書院山長或當於乾隆四十九年前，於五十一年因禍遇難。

⁷⁷ 周璽自云：「余於道光丙戌權篆斯邑，未彌厥月，即值閩、粵分類，被參罷職，濡滯僑寓，得就郡伯邑侯聘主講崇文、白沙兩書院，如是者有年。每與邑侯李君筠軒，公餘之暇，談及時事，謂台郡四縣，台邑有志，鳳邑有志，嘉邑雖無志，然從前諸羅舊志猶有存者，亦尚可考；獨彰邑缺如，豈不亦海外巨區一大遺憾乎？李君曰：唯唯。」見《彰化縣志》，〈自序〉。另參林文龍，《臺灣的書院與科舉》，頁93。

⁷⁸ 關於曾維楨事蹟行舉，文獻所載付之缺如。謝浩即言：「曾維楨身為『開臺翰林』，而又隸於文風鼎盛的彰化縣——臺灣三翰林，彰化有其二——何以未曾留下信而可徵的文獻？」見《科舉論叢》，頁197。《彰化縣志稿》有傳。見賴熾昌，《彰化縣志稿》（彰化：彰化縣文獻委員會，1961），卷10人物志，頁1648-1649。

⁷⁹ 《臺灣通史》，卷34列傳六，頁747；《彰化縣志稿》，卷10人物志，頁1118；葉大沛，《鹿港發展史》（彰化：左羊出版社，1997），頁445-446。

⁸⁰ 《臺灣通史》，卷34列傳六，頁747；《彰化縣志稿》，頁11；《臺灣歷史辭典》，頁855-856。考陳肇興同治八年任白沙書院山長理由有二。一是吳德功云「德功弱冠時，公（陳肇興）掌教白沙書院」，見《陶村詩稿序》；見連橫編，《臺灣詩薈》（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文鈔·陶村詩稿序》，

有「白沙書院四傑」之稱⁸¹。六是光緒初年的施士洁，字澧舫，號芸況，又號喆園，晚號耐公，臺灣府治人，光緒二年(1876)中舉，次年捷成進士，授內閣中書；性放誕，不喜仕進。歸里後，先後掌教白沙書院、臺南崇文書院及海東書院，培育英才無數；乙未之役後，恥為異族民，歸泉州故里⁸²。七是光緒十二年(1886)任山長的丁壽泉，名醴澄，字子浚，壽泉為其號，彰化鹿港人，同治十二年(1873)舉人，光緒六年進士(1880)，欽點廣東即用知縣，因家事未赴；於白沙書院期間，鼓勵文風不遺餘力，一邑士子尊為北斗⁸³。時丁壽泉並與訓導劉鳳翔、廩生吳德功等，設局採訪節孝，彙請旌表⁸⁴。八是約光緒十三年(1887)主講白沙書院的蔡德芳，號香鄰，彰化鹿港人，咸豐九年(1859)舉人，同治八年(1869)鹿港同知孫壽銘聘為鹿港文開書院主講，十三年(1874)成進士，知廣東新興縣，著有政聲，光緒五年任滿返鄉再掌文開書院，後為白沙書院山長，重經學，慎言行，修孝悌，以德化人，里人同欽。乙未割臺，恥為亡國之民，舉家內渡，卒於泉州⁸⁵。九是光緒十八年(1892)任山長的蔡壽星，字樞南，號農部，彰化鹿港人，光緒五年舉人，六年進士，授戶部主事⁸⁶。另據《鹿港鎮志》云，鹿港人莊士哲(1850-1918)，號仰山，廩生，曾任教於彰化礮溪書院及白沙書院，初尚參與乙未抗日之役，後代表鹿港地方向日軍輸誠，為之徵餉募丁。然見鹿港海口淤塞，舟楫不通，乃通匪道於彰化，以便交通。同時，修溝渠、建學校，凡大小事業有裨補公益者無不盡力謀計，熱心公益，為人稱頌⁸⁷。由是可知，白沙書院山長多為進士出身，尤其是道光末年

頁3。二是擔任書院山長當中舉以上科名方能為之。《欽定大清會典事例》中云：（乾隆）五年議准：福建臺灣地方現有海東書院，據貢生施士安願捐水田千畝，以充膏火之資。照省會書院之例，每學各保數人，擇其文堪造就者，送院肄業，令該府教授兼司訓課。酌量田租多寡，以供書院之用。至該府教授缺出，令該撫於通省現任教授內，由進士、舉人出身，擇其文理優長者，具題調補，照例三年報滿。如果著有成效，將該員酌量議敘，儻不實心訓課，即行題參。」見卷395，頁304下。

⁸¹ 「智慧型全臺詩知識庫」，施懿琳撰「陳肇興」條，<http://cls.hs.yzu.edu.tw/twp/b/b01.htm>。

⁸² 見黃典權「弁言」；收於施士洁，《後蘇龕合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據林文龍考證，施士洁當於光緒二、三年任教白沙書院，至光緒八、九年掌教臺南海東書院。掌教崇文書院的時間不詳。見《臺灣的書院與科舉》，頁93、99。

⁸³ 葉大沛，《鹿港發展史》，頁700；吳文星，《鹿港鎮志·人物篇》，頁41。

⁸⁴ 吳德功言：「光緒十二年，德功同山長丁壽泉、訓導劉鳳翔所采節孝婦一百六十名，及陸續由學官請旌者，均蒙天語旌表在案。」見《彰化節孝冊》（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自序，頁4。

⁸⁵ 《重修臺灣省通志》，卷9人物志人物傳篇，頁194；《鹿港發展史》，頁664-665。

⁸⁶ 林文龍，《臺灣的書院與科舉》，頁93。施士洁於〈蔡封公偕配王太君合墳志銘〉中說到：「光緒壬辰，農部掌教礮溪之白沙書院。」光緒壬辰，即光緒十八年。見施士洁，《後蘇龕合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後蘇龕文稿》卷1，頁362。

⁸⁷ 吳文星，《鹿港鎮志·人物篇》，頁3。

之後，多由彰化縣治（尤其是鹿港）人士擔任，這亦是臺灣書院中最具本土的一個特色⁸⁸。

其中，最值得稱述是頒部〈白沙書院學規〉的楊桂森，以及擔任過極為短促的彰化縣令、後掌教臺南崇文書院及彰化白沙書院、並撰述《彰化縣志》的周璽。楊桂森，字蓉初，乾隆四年(1799)進士，由翰林授知縣，嘉慶十五年(1810)補彰化知縣，十六年重修儒學學宮，十七年(1812)兼署北路理番同知兼鹿港海防同知。彰化本為竹城，嘉慶十六年其集紳民捐資十四萬改建為磚城，至二十年(1815)方才告成。復建寨於八卦山上，名曰定軍。自義倉、書院、春秋釋奠、禮樂之器，莫不以次修舉。嘉慶二十三年(1818)請將臺地改徵折色，停止商運，俾臺地免一領一解之煩，內地免解餉遭風之慮，省議不可。道光初捐建鍾毓社祠。以母年老，回籍終養。去後，民思其德，入祀彰邑名宦祠⁸⁹。

另於道光六年任彰化知縣僅一月有餘的周璽，因民間械鬥之事被參革職，但因道德文章為人所重，故為鹿港同知鄧傳安所引介，於道光六年主講臺南崇文書院，七年主講白沙書院。八年鄧傳安陞臺灣知府，周璽再任崇文書院講席。十年，李廷璧回任彰化知縣，聘其總纂《彰化縣志》，彰化舉人曾作霖等八人為纂輯，十二年稿成，十六年付梓。依志書例言，體例乃仿自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與陳夢林《諸羅縣志》，以「惟於見聞之確有足信，采輯之實有足憑，始行纂入，否則寧缺不錄，無致疑以傳疑」之態度編輯，保留彰地信史於人間⁹⁰。

據論者考：「參與縣志總理志局事的恩貢生（嘉慶二十四年）曾拔萃君，與擔任採訪的生員李鳳翔君，和擔任監刻的監生曾廷紀君，都出身自白沙書院。……曾任明志書院山長的鄭用錫君（嘉慶二十三年的舉人）、郭成金君（嘉慶二十四年的舉人），他們幼年都曾在白沙書院受教過。」⁹¹ 由是可見，白沙書院培育了地方上甚多的人材，此自然使社會產生移風易俗之效，自是儒學在地化的一個顯例。

⁸⁸ 黃新憲說：「白沙書院的教師多出身科舉，有的還擔任過地方官員，具有較高的學養。與臺灣其他書院不同的是，白沙書院大量聘用籍貫鹿港的學人，這對書院教育的本地化具有重要意義。」見《臺灣的書院與鄉學》，頁 71。

⁸⁹ 薛紹元，《臺灣通志》，頁 451。

⁹⁰ 《彰化縣志》，例言，頁 5。

⁹¹ 馬肇選，《臺灣書院小史》，頁 68-69。

結 論

「彰化」，意指「建學立師、以彰雅化」⁹²，嘉慶年間福建巡撫王紹蘭(1760-1835)則稱為「彰聖天子丕冒海隅之化歟」⁹³。無論如何解釋，臺灣中部一地之教化則自白沙書院創建後方大為遷善。書院自乾隆十年創建後，迄光緒二十一年日據為止，前後凡 150 年，彰化文士受其熏陶者不計其數，開創了彰化一地的文教之風。《縣志》於卷 9「士習」中即言，因為白沙與文開兩書院故，士人「或席豐好禮，或安貧守道，蒸蒸然不僅為科舉之學矣」，顯見白沙書院教育功能。嘉慶年間任彰化知縣的錢燕喜，其於〈觀風告示〉中言：「況夫聖化涵濡，白沙院之勳陶已久，繼以人師啓翼，凹餅莊之潤澤方長。」亦可知白沙書院對於彰化一地文教提升之貢獻。能促成如是風尚，與地方官員的關注、地方士紳捐贈，以及書院山長的戮力密切相關。〈白沙書院學規〉更是影響了數個書院；其區分大小學規，以及以白話式撰述，亦是書院學規中之一大特點。此外，從書院山長及董事由民間推薦、彰化知縣任命，書院年度經費決算、由董事向知縣報告接受官府監督，並設有官課觀之，書院是屬官憲書院的，運作亦較為順暢。更特殊的一點，從可考的山長觀之，白沙書院任命了許多地方具有科考功名者為之，更多是鹿港一地進士，這在清代全中國而言亦是甚為特殊的。乙未變局，白沙書院成為臺灣中部抗日的民族精神據點。今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校史宣稱：「1745 年：明儒陳獻章（世稱白沙先生），創立『白沙書院』。1970 年 1 月：依「白沙書院」之名，取名為『白沙山莊』。」⁹⁴ 雖謂追懷明儒陳白沙(1428-1500)學思（此或恐有誤），然當是延續白沙書院展現教育功能命名之，顯見白沙書院對彰化地區教化之影響十分甚大。

⁹² 張世珍，〈重修邑學記〉；《彰化縣志》，卷 12 藝文志，頁 447。

⁹³ 王紹蘭，〈彰北縣城碑記〉；《彰化縣志》，卷 12 藝文志，頁 446。

⁹⁴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首頁「彰師簡介」<http://www.ncue.edu.tw/front/bin/ptlist.phtml?Category=145>。

參考文獻

一、傳統文獻：

- 漢·司馬遷 《史記》；收於北京中華書局，《二十四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第1冊
- 唐·孔穎達 《春秋左傳正義》；據臺北藍燈文化公司複印重刊宋版《十三經注疏》，第6冊
- 宋·朱熹 《四書章句集注》，頁20；收於據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6冊
-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收於《朱子全書》，第20-25冊
- 宋·黎靖德編 《朱子語類》9；收於《朱子全書》，第14-18冊
- 清·胡寶瑔編 《周子全書》（臺北：武陵出版社，1990）
- 清·六十七 《使署閒情》（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
- 清·余文儀 《續修臺灣府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 清·周璽 《彰化縣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 清·陳淑均 《噶瑪蘭廳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 清·徐宗幹 〈高南卿司馬行狀〉；見《斯未信齋文編》（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
- 清·林豪 《東瀛紀事》（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
- 清·吳德功 《讓臺記》（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
- 《彰化節孝冊》（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 清·施士洁 《後蘇龕合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 清·洪棄生 《寄鶴齋選集》（臺北：臺灣銀行，1972）
- 清·崑岡等修、劉啓端等纂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收於《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799-814冊。
- 清·薛紹元總纂 《臺灣通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 清·丁紹儀 《東瀛識略》（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
- 清·連橫 《臺灣通史》（臺北：幼獅文化公司，1977）
- 清·連橫編 《臺灣詩薈》（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
- 現代·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 《清宣宗實錄選輯》（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
- 《福建通志臺灣府》（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二、近人論著：

- 杉山靖憲編 《臺灣名勝舊蹟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
- 吳文星 《鹿港鎮志·人物篇》（彰化：鹿港鎮公所，2000）
- 李汝和等纂 《臺灣省通志》（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0）
- 林文龍 《臺灣的書院與科舉》（臺北：常民文化，1999）
- 馬肇選 《臺灣書院小史》（彰化：臺灣省立彰化社會教育館，1971）
- 陳谷嘉、鄧洪波主編 《中國書院史資料》（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 陳谷嘉、鄧洪波 《中國書院制度研究》（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 許雪姬總策畫 《臺灣歷史辭典》（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4）
- 黃秀政 〈書院與臺灣社會〉；刊《臺灣文獻》，31卷3期，1980.09.
- 黃典權 「弁言」；收於施士洁，《後蘇龕合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 黃新憲 《臺灣的書院與鄉學》（北京：九州出版社，2002）
- 葉大沛 《鹿港發展史》（彰化：左羊出版社，1997）
- 劉枝萬 《南投縣教育志稿》（南投：南投縣文獻委員會，1960）
- 劉海峰 《科學學導論》（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 劉振維 〈彰化鹿港文開書院儒學精神之研究〉，刊《朝陽人文社會學刊》，3卷2期，2005.12.
- 〈宜蘭仰山書院之始末及其基本精神〉，刊《漢學研究》，22卷1期（總號44號），2004.06.
- 劉顏寧總纂 《重修臺灣省通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 臺灣臨時舊慣調查會編、陳金田譯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調查第三回報告書臺灣私法》第一卷（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0）
- 賴熾昌 《彰化縣志稿》（彰化：彰化縣文獻委員會，1961）
- 羅竹風主編 《漢語大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1）

三、網頁資訊：

-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首頁「彰師簡介」<http://www.ncue.edu.tw/front/bin/ptlist.pthtml?Category=145>

The Baisha Academy in Zhanghua and its Educational Ideals

Liu, Cheng-Wei

Associate Professo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The Baisha academy 白沙書院 was founded by Ceng Riyong 曾曰瑛 to contribute to the education in the vicinity to further local talent in the Zhanghua 彰化 area. Thus he founded the academy in 1745. The academy existed until 1895 when the Japanese destroyed it. During its 150 years of existence the academy greatly contributed to education in the Zhanghua district. The Baisha academy developed its own educational ideals: The goal of the academy was to shape the character of its students. Its teachers were local literati and it understood itself as standing in a humanistic tradition. Its success can be measured by the number of literati that passed the government examinations. The Baisha academy later also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resisting the Japanese invasion. The paper is divided in three parts. In the first part the history of the Baisha academy will be described, in the second part the study rules of the academy will be analyzed; in the third part will explore the role of academies in forging Taiwanese culture in general.

Keywords: Baisha Academy, Zhanghua, Taiwan's Academies, Study Rles, Confucianism